



杂文理论评论书系之二

# 解读杂文

刘成信 李君王芳选编



J I E D U   Z A W E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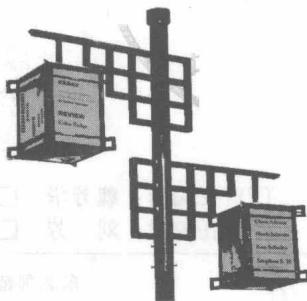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杂文理论评论书系之二

ZAWEN LILUN PINGLUN SHUXI ZHIER

# 解读杂文

刘成信 李君王芳 选编



JIEDU ZAWE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书系·大学教材

ISBN 978-7-5681-036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藏书  
解读杂文 / 刘 \* 信, 李君, 王芳选编. —2 版. —长  
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681-0361-9

I. ①解… II. ①刘… ②李… ③王… III. 杂  
文—文学理论—中国 IV. ①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0747 号

责任编辑: 魏芳华 封面设计: 张然  
责任校对: 刘芳 责任印制: 刘兆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 (邮政编码: 130117)

网址: <http://www.nen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燃气工业园榕花路 3 号 (065600)

2015 年 3 月第 2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48 mm×210 mm 印张: 11 字数: 270 千

定价: 61.00 元

博雅风，音奇其妙，而丽性臻里晦。因意裁辞，文意或又可悟，此诗工实兼圆平不凡。长对不品者隔互，内以辨之，虽显矛盾，升入一解本末于中，既显豁而幽深，斯神妙。此盖立文或为诗甚也。单列品目，别于“杂文”，寓点画维妙，寒林文咏事直向宣然了矣。而融之亦大相入矣。何期肇物以俱生，而才疏布出文之律移。释此以推之，亦可得其解矣。——人疑即此其所以一脉承下，品誉兼而一人莫即避其耳。——内

此次王昌龄诗选文集编者序言

## 代序：亟须建设杂文理论与评论体系

刘成信

《2007 中国年度杂文》选编本即将付梓，按惯例，选编者要做个“年度杂文”回顾。从 2000 年始，我们已为漓江出版社选编了八个“年度杂文”选本，这八个选本多以《杂文选刊》提供的作品为主体，而《杂文选刊》迄今已问世近二十个春秋。我认为，从这八个选本和二百多期《杂文选刊》中，可以看出当代杂文发展脉络和轨迹，也可以从杂文的嬗变展望其前景与最高境界。

2007 年的杂文创作，可各用一句话概括其优长与缺憾。即杂文作品的文学感染力突显、强化，而其题材的局限与作品的思想深沉度令人堪忧。就杂文作家队伍的传承与整合来说，中青年杂文作家渐趋成熟，老一代杂文作家渐次退出“杂坛”。

检视 2007 年度的杂文作品，可圈可点之力作、佳作不少，朱铁志的《如果我死……》（2007 年 6 月〔下〕《杂文选刊》）无疑可称得上扛鼎之作，这是一个曾有多人写过的选题，上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下至近年来一些杂文作家，就题旨深

刻、文化意义、情真意切、绵里藏针而言，能出其右者，愚陋如我，尚未见到。我以为，这篇作品不仅是 2007 年度杂文之精华，也是当代杂文之经典。徐怀谦、徐迅雷和黄波是近年来才被广大读者熟知的青年杂文作家，他们起点高，阅历广阔，其作品视角独特，文化资质丰厚。鉴于我们选编原则，每人只能入选三篇以内，但仅从他们每人一两篇作品，也会明显感到他们的文化选择使其作品的文化价值占了先机。

检视 2007 年度杂文现象，令我们欣喜的还有：一批杂文编辑投入杂文创作且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他们对杂文的挚爱与探索，是杂文事业永驻、不断创新的保证，曹林、杨耕身、苏文洋、冯雪梅、王石川、童大焕等，编创集于一身，在当代杂文史中留下了他们辛勤耕耘的足迹。还有一批女作家、女记者加盟杂文团队，也许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主观上创作杂文，但大杂文理念将她们的作品网罗进非常规杂文中来，其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好评。毕淑敏、陈染、柴静、迟子健、王小妮、舒婷、陈彤等，其杂文作品细腻而富悲悯情愫，视角新颖而深入人物内心世界，读来十分感人。她们的杂文与那些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匕首、投枪式杂文，刚好形成互补与照应，增添了“杂坛”的多元色彩。

尽管这个年度的杂文还算“长势”看好，但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杂文作品还是平庸之作，或半成品，或不入流。如缺乏思想之作比比皆是，如选题难得但尚未结构成完整的杂文作品，如一些题材撞车又许多题材无人问津等等。杂文，人人能写，但写成“杂文”却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要走，更何况，当年一些出手不凡的中青年杂文作家已无昔日挥斥方遒的后劲；他们的近作显得杂乱无章，早先的风采荡然无存；刚刚破土而出的新面孔，茫然四顾，无典范参照，只能摸索；还有那些有志于杂文创作的青少年嗷嗷待哺，他们需要系统的杂文知识与杂文理论的滋养。因而，

这就有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建设杂文理论和评论体系，已然提到杂文创作的探讨与切磋的议程上来了。

杂文创作成就还不能尽如人意，一般地认为，一个是大环境尚无法让杂文作家们纵横驰骋于杂文疆场，另一个便是杂文作家、杂文编辑们关于杂文理论的认同问题。前者，我认为应该看到，毕竟大环境有了改善，随着民主政治的建设，大环境会逐步好起来，此议，可暂搁置不论。倒是“我们身体力行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是杂文理论与评论的短板问题。迄今，杂文的概念尚不能统一与趋同，更何况杂文创作的选题、杂文创作的角度、杂文创作的艺术构思、杂文的语言、杂文的结构、杂文的艺术个性、杂文与散文之异同、杂文与随笔之异同、杂文与小品文的近亲关系、杂文的情感、杂文的分类、杂文作家与杂文的关系、杂文与生活、杂文与社会、杂文与市场、杂文与历史、杂文作家的观念、杂文的嬗变、杂文的功用、杂文与读者的关系、杂文发展的轨迹、杂文是否应进入大中小学课堂、杂文图书、杂文评价标准等等。由于没有理论体系与评论体系，便没有一个共同恪守的定理与定律，没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规律与规则。我们说，文无定法，这是对的。但任谁也不能将话剧等同小说，不能将报告文学的写作与诗歌写作等量齐观。仅就诗词而言，诗有抒情诗、叙事诗，有五言、七言、九言诗；而词的讲究更多，要按词牌填写，要按平仄韵写作，都是有一整套规矩的。一种文体有一种文体的规律与特质，一种文体有一种文体的评价标准。宇宙间的物种都有各自的特质，如果两种或两种以上物种完全一致，那么，它们便同化了，变成一个物种。然而对于这种规律、定理、定律、标准等，杂文迄今阙如，这不能不说这是杂文创作的缺憾，也是杂文发展滞后的症结。

如果说，上个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是中国杂文发轫与兴起阶段，那么，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当今完全有条件来规范

杂文创作，特别是用杂文理论与评论来推动、提高杂文创作水准。为此，我们这些杂文事业的守望者，是否应该做些什么呢？

面对《2007中国年度杂文》选本，面对我们从数千篇杂文中遴选出来的这一百八十多篇优秀之作，及在它们的后面，淘汰于它们几十倍的“杂文”，面对每年数万篇的杂文被关在杂文图书之门外，我们只能说：需要找到一个路径，需要从根基做起，让更多的杂文成活吧，让更多有志于杂文创作的青少年成长起来。那么，我们现在需要着手做的就是，把杂文理论体系与杂文评论体系建设起来。

## 二十世纪杂文十二

孙 晖	——	酸甜苦辣的文苑图片册	孙 晖	孙 晖
陈 爱 宁	——	香港出版文库	陈 爱 宁	陈 爱 宁
陈 鹏	——	“希望之”多味	陈 鹏	陈 鹏
陈 山	——	桌面上的文学	陈 山	陈 山
陈 帅	——	又见胡雪岩	陈 帅	陈 帅
陈 肖	——	文革杂文	陈 肖	陈 肖
陈 先 王	——	解密文坛	陈 先 王	陈 先 王
陈 高 来	——	陈氏杂文研究	陈 高 来	陈 高 来
代序：亟需建设杂文理论与评论体系	·····	刘成信	1	代序：亟需建设杂文理论与评论体系

## 目 录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	夏 衍	1
杂文与“骂人”	丹 赤	4
给杂文先生的一封信	何 龙	6
时下杂文一弊	米博华	9
杂文杂议	岑 桑	11
杂文的“文”	谷长春	13
杂话杂文	刘 征	15
杂文与“曲笔”	章 明	19
我心中的杂文	王大海	24
三 独	东 耳	27
论尖刻	舒 展	31
怎样做杂文	唐 某	35
杂文艺术要发展	秦 牧	37
杂文开篇	叶延滨	40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杂文的某些特性和中国杂文的渊源问题 .....	严秀	42
为杂文说几句话 .....	宋秀良	47
杂文“无原罪” .....	林帆	49
激情：杂文的生命泉 .....	鄢烈山	53
自外于文学的杂文 .....	米博华	56
也说杂文 .....	萧铮	58
杂文乱弹 .....	文东平	60
漫说杂文的幽默 .....	朱铁志	62
杂文中的自我 .....	徐正之	66
杂语喧哗 .....	邵燕祥	68
“克隆杂文” .....	李建永	72
关于杂文 .....	公刘	74
“杂文”的杂文（节选） .....	邓星盈	75
啥叫“杂味” .....	苏中杰	78
两点意见		
——写给《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的作者 .....	朱健国	80
杂文如何经营 .....	邓高如	84
杂文的危机 .....	刘征	85
七问七答 .....	焦国标	87
气质决定 .....	焦国标	89
采自新闻的杂文 .....	阎晶明	91
去“三气” .....	刘洪波	94
杂文三品位 .....	毛志成	96
关于杂文的杂感 .....	沙叶新	101
我说杂文 .....	陈小川	103

## 二十一世纪初

思辨的艺术	魏明伦	109
杂文是你的裸体	吴若增	113
杂文“保险”法	房向东	115
杂文的位置	张金岭	117
我为什么写小人物系列杂文？	朱铁志	119
秋野拾穗		
——2001年中国杂文片想	朱铁志	121
我的杂文情结	张心阳	127
关于杂文创作的几点管见	瓜田	130
关于杂文的思考	刘齐	134
时评的兴盛和杂文的式微	朱铁志	137
沉寂中的生机	王芳	140
“事评”潮流中的杂文	刘洪波	144
有了痛感怎么办	黄一龙	148
杂文与时评：相煎何太急	杨学武	151
我为什么反感当今杂文	周泽雄	154
杂文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徐怀谦	163
社会转型中的杂文	黄波	164
投错了对象的“匕首”	侯志川	167
杂文的“门槛”	王乾荣	170
嬗变与本真	刘成信	173
时评在拒绝什么	苏中杰	176
见血	刘齐	179
镜头回放	朱大路	181
杂文的多种样式	刘征	184
一生中，不妨读点杂文	刘成信	186

抗拒复制	刘洪波	189
关于杂文的零思片想	朱铁志	193
珍视那些关照“小我”的表达	冯雪梅	200
杂文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徐怀谦	203
雷霆走精锐	李建永	206
编余拾片	朱大路	212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徐迅雷	215
“傻人”的杂文“原生态”唱法	阮直	218
杂文就得杂	孙广深	221
杂文的台阶	苏中杰	223
在“高调”与“凶猛”之间生存	张心阳	227
躲进历史成一统	徐怀谦	230
取时评之素材 写杂文之华章	徐迅雷	233
杂文真的很好写	吴非	235
当“玫瑰花”换了另一个名称 ——我改杂文标题的小花招	王乾荣	238
杂文作者的人文理念和人格构建	郑溢涛	244
杂文真的不好写	黄波	248
非自由撰稿人的杂感	苏文洋	251
后娘养的杂文	蒋子龙	253
我论杂文并答樱花兄“杂文宣言”	摩罗	256
关于杂文的札记	郑溢涛	259
杂文兴衰与编辑惠稿	孙焕英	264
杂文在萎缩	孙焕英	267
关于杂文的杂感	宋志坚	270
杂文始于惊奇与怀疑	椿桦	273
杂文需要诚实和良知	向继东	276

论杂文的分类	刘成信	279
——兼及 2008 年杂文看点		
关于荒诞杂文	刘成信	283
不创新，毋宁死	孟 波	286
《杂文选刊》十五华诞笔会谈杂文		
创作主体必须修炼内功	何满子	289
杂文与生命		
——为《杂文选刊》创刊十五周年而作	沈敏特	290
“创作停滞”怪谁	黄一龙	291
媚俗的年代缺乏思想	徐怀谦	292
杂文的末路与出路	鄢烈山	293
我的祝愿	谷长春	294
让艺术为胆识壮行	张心阳	295
不写杂文	王乾荣	296
十五少年风华茂	田 诚	297
别再跑错地方	苏中杰	298
保持一颗平常心	朱大路	299
我看杂文	阎兆伟	300
喉舌与匕首	严泽铣	301
仰赖现代文明这把刀	庸 石	302
胆 识	徐鹏飞	303
杂文三弹	小河东流	304
我谈杂文	王彬彬	305
走向成功		
——向中青年杂文家进一言	张彦加	306
革命、全球化和杂文	向继东	307
无 题	刘 征	308

无 题 .....	方 成	308
我的祝贺 .....	朱铁志	309
原 来 .....	瓜 田	310
“公民写作”扼杀杂文 .....	朱健国	311
鼓捣杂文的一点体会 .....	侯志川	312
致《杂文选刊》编辑、作者的公开信 .....	李文升	313
看不见的手 .....	刘 齐	314
几点希望 .....	谢 云	315
我们是不同的 .....	焦国标	316
时代与杂文 .....	章 明	317
期盼厚重杂文 .....	王 翩	318
尴尬的艺术 .....	潘多拉	319
杂文的瓶颈 .....	魏得胜	320
让《杂文选刊》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	申海科	321
杂文繁荣难 .....	舒 展	322
呼唤杂文佳作 .....	彭志宪	323
为“三十多万”欢呼 .....	曾彦修	324
杂文是号角 .....	张金丰	325
杂文家拿什么来拯救杂文 .....	杨学武	326
杂文三盼 .....	谷南泉	327
关于杂文的胡言乱语 .....	雷 电	328
这篇大杂文怎样写 ——记全国第二届杂文笔会 .....		329
这篇大杂文怎样写（续） ——全国第二届杂文笔会发言摘要 .....		333
全国第三届杂文笔会发言摘要 .....		336
后 记 .....		339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 杂文复兴首先要学鲁迅

夏衍

我什么时候开始写杂文，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但是有意识地用杂文作为武器来和反动势力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作斗争，则可以肯定，是在《申报·自由谈》上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之后才开始的。爱读，觉得这种文体作用很大，于是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当时我在电影界工作，斗争也很尖锐，于是就不计成败，一篇一篇地写下去了。先是学鲁迅，后来是学聂绀弩，绀弩的“鲁迅笔法”几乎可以乱真，至今我案头还摆着一本他的杂文集。

从抗战到全国解放，我一直在做新闻记者，写政论，也写杂文。我试验过用杂文形式写社论，有时效果也不坏。在解放前当过记者的人似乎都有一种类似的经历：就是这类文章写多了，会“上瘾”，一天不写就像少做了一件事。为什么会上瘾？其因就在于有话就讲，有气就出，晚上写，天亮见报，也就是顾虑少，见效快。回想起来，我写这类文章有两个时期写得最多，也最痛快。一是1945年到1946年，主题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内战，搞“劫收”，用流氓手段反苏反共；另一个时期是1948年淮海战役前后，主题是揭露垮台前夕的蒋家王朝的内外矛盾，如美

蒋主仆之间的互嘲互怨，小朝廷各派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发金元券，“太子打虎”之类。这一段时期的新闻富于喜剧性，所以我就嬉笑怒骂，写得十分痛快。在当时，我们要嘲、讽、骂的对象是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相互关系是敌我矛盾，所以这些文章现在看看也还觉得可以。可是这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尽管当时也还有抗美援朝的战争，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问题，却十之八九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了。对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感情，乃至不同的文风。但是，对于上了瘾，成了习惯的人，这是很难一下子就改得过来的。解放后，我也写过一些杂文，这之间就不免引起问题，出过毛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五十年代发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废名论存疑》。为了这件事，我搁笔了一个时期。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恩来同志两次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了艺术规律和艺术民主，也正在这个时候，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吴晗、沫沙、邓拓同志的《三家村札记》，大受读者欢迎，于是，当《人民日报》当时负责文艺版的陈笑雨同志想要在副刊上开辟一个杂文专栏的时候，我就“老病复发”，不仅“欣然同意”参加，而且还推荐了唐弢、沫沙、孟超等同志合作。二十年后，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袁鹰同志问我还有什么人可以邀约的时候，我叹了一口气说：“可惜绀弩不在。”为什么我这样积极？原因很多，首先当然是自己的积习难改，其次是那时正在三年冒进时候之后，在新闻界，“亩产稻谷十万斤”之类的“假大空”（这是苏联“喀里空”的翻版和发展）盛行，文艺界则把写作题材限得很死很死，也许有人还会记得，丰子恺在上海写了一篇散文《猫》，就受到了批判，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人民日报》给我看的办这个专栏的一份书面方针。其内容是：“希望这个专栏在配合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方面，在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

识方面，起更大的作用。”我赞成这个方针，特别是对“匡正时弊”、“增加知识”这两点，认为十分必要。“时弊”，即“当时之弊”，指的主要是假大空、顺竿爬、党八股之类。而其实，“古已有之”的弊，如封建迷信等等，实在也不少。至于“知识”，说老实话，由于在 1954 年我在一次青年作家学习会上讲了一通“知识就是力量”，不久就在 1957、1959 两年一再受到批评，而又没有把我“批倒”、“批服”。加上经过了 1958、1959 两年刮共产风的教训，使我更加认识到愚昧不仅是生产之敌、文明之敌，而且是民主之敌，所以我不察世风，不自量力，就积极主动地又想用杂文这一武器，来为匡正时弊、增加知识方面做一点工作。结果呢，有点理性和常识的人谁也不会料到，这个专栏（“长短录”）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连由于我的推荐而写了几篇文章的人也受到了株连。谈到杂文，就不免引起这些回忆。

当然，往者已矣，十年浩劫，特别是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可以欣然地说，像这样的事，今后不会再出现了，我这样想，我也对人这样说。但是，习惯势力是可怕的，缠过足的人放了脚，走起路来和天足的人总是有差别的。近年来文艺刊物多了，我看到的杂文也还不少，可是恕我再一次直言，近年来的杂文（包括政论、时评、今日谈等）的气势，似乎（这是个人的看法）比以前差一点了。人们不是一直把杂文比做投枪和匕首么？投枪和匕首总是有锋芒的，四平八稳，左顾右盼，钝刀割肉，温文尔雅，都不是杂文的本色。党的十二大不是要求我们能在五年内做到经济财政、社会风气、党风的三个根本好转么？对此，杂文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林放同志在上海《新民晚报》写的《江东子弟今犹在》、《临表涕泣》，短短的几百字，不是在社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么？文艺复兴，杂文复兴，我认为首先是要学鲁迅。

1982 年 11 月 22 日

## 丹 赤

何谓“杂文”？就是“杂而文”。即“杂”，即“驳杂”，即“杂乱无章”；“文”，即“文采”，即“文笔”，即“文雅”。杂文，即“驳杂而文采”的文章。杂文，即“杂乱无章而文采”的文章。杂文，即“驳杂而文雅”的文章。杂文，即“杂乱无章而文雅”的文章。杂文，它是什么玩意儿？就凭这个“杂”字，足以证明它不走正道，不入正宗，除了骂人还会干别的吗？这是好多人的“高见”。据说有人翻开鲁迅先生的杂文集：“瞧瞧，大半都是在骂人吧！”

尽管许多人喜爱杂文，但由于杂文背上个“骂人”的坏名声，使它难以入文学之林，难以成长壮大。虽说它常常在报纸的副刊上占有一角之地，却常常被磨去了“棱角”；各家出版社对它“敬而远之”，市面上也就绝少杂文集；杂文只有挨批的份儿，从未获准涉入全国各类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杂文的作者似乎还优待，被称为“杂家”，而所谓“杂家”，却又是没啥专长、没啥能耐，而只会饶舌、说怪话，“光拆庙不烧香”。“骂人”的坏名声，大概是杂文命苦的根由。

杂文是“骂人”的吗？不错，杂文这一文体最坦率也最明朗地披露其心声，它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它的“骂”，是从本质上的深刻挖掘以及强有力逻辑力量，“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或抗争”。但对同志、对朋友、对内部问题，“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是有害的。”（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